

LE
SPLEEN
DE
PARIS

(法)
波德莱尔——著
胡小跃——译

巴黎的忧郁

Qui ne sait pas
peupler sa
solitude, ne sait
pas non plus
être seul dans
une foule
affairee.

巴黎的忧郁

〔法〕波德莱尔 著

胡小跃 译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的忧郁 / (法) 波德莱尔著; 胡小跃译. --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210-08805-9

I. ①巴… II. ①波… ②胡… III. ①散文诗—诗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0303号

《巴黎的忧郁》

[法] 波德莱尔 著 胡小跃 译

责任编辑 / 王华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6年11月第1版

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/ 787毫米 × 1092毫米 1/32

印张 / 12.5 印数 / 1-8,000

字数 / 190千字

书号 / ISBN 978-7-210-08805-9

定价 / 39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61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006 | 译序 |
| 017 | 巴黎的忧郁 |
| 179 | 赤裸的心 |
| 269 | 可怜的比利时 |
| 305 | 比利时讽刺集 |
| 335 | 杂诗集 |
| 396 | 波德莱尔年表 |

巴黎的忧郁

〔法〕波德莱尔 著
胡小跃 译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本书依据Le spleen de Paris (Flammarion 1980年版) 和 Fusées, Mon coeur
mis à nu, La Belgique déshabillée, Amoenitates Belgicae (Gallimard Collection
Folio, numéro 1727, 1986年版) 译出

一艘小小的帆船在天边颤动，

它渺小而孤独，恰似我不可救药的人生。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006 | 译序 |
| 017 | 巴黎的忧郁 |
| 179 | 赤裸的心 |
| 269 | 可怜的比利时 |
| 305 | 比利时讽刺集 |
| 335 | 杂诗集 |
| 396 | 波德莱尔年表 |

译序：“他是诗人之王，一个真正的上帝”

在欧美各国，波德莱尔被推崇为法国文学史最重要的诗人，尤其是自20世纪以来，波德莱尔受到了各国文学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，几乎成了“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”（T.S.艾略特语）。

波德莱尔全名夏尔·皮埃尔·波德莱尔，1821年生于巴黎，六岁丧父，母亲不久改嫁，波德莱尔陷入了孤独和绝望，成了一名忧郁的“哈姆雷特”。继父是一个严肃而正统的军人，想按自己的意志把波德莱尔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。波德莱尔无法忍受这种束缚，常常与之发生冲突。1836年，他进入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，成绩不错，可是不守教规，结果被校方开除。同年转学进入另一所学校，并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，但没有继续升学，而是走上了社会，过他所向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去了。

此后，波德莱尔大量阅读文学作品，同时广交文朋诗友，

出入艺术沙龙，混迹在一群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当中。这引起了父母的极大不安，他们逼波德莱尔离开巴黎，出国长途旅行。这趟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虽然路途烦闷，但开阔了波德莱尔的眼界，丰富了他的想象力。回到巴黎以后，波德莱尔与继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，不久，他便带着生父留下的遗产离家出走，浪迹天涯，并在流浪中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波德莱尔首先表现出对艺术尤其是绘画的浓厚兴趣和敏锐感觉，发表了美术评论集《1845年的沙龙》，以其新颖的观点和精辟的分析震动了评论界；次年他又发表了《1846年的沙龙》，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美学命题。1848年，他参加了法国二月革命，革命失败后他陷入悲观，发誓不再介入政治。1851年，他以《冥府》为题发表了十一首诗，四年后又以《恶之花》为总题发表了十八首诗。1857年，他把《冥府》和《恶之花》合在一起，另加了数十首诗出版，书名就叫作《恶之花》。

《恶之花》以其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，其超前意识和现代观念更触犯和激怒了保守势力，结果招致一场残酷而不公正的围攻。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，亵渎宗教，上了

法庭，最后被迫删去六首所谓的“淫诗”。四年后，《恶之花》新增三十五首诗再版，获得空前的成功。在这期间，波德莱尔又陆续发表了《1859年的沙龙》《浪漫派的艺术》《美学探索》《人造天堂》等作品，并写了不少散文诗，还翻译了爱伦·坡的五卷作品。爱伦·坡是波德莱尔最喜爱的作家之一，对他的影响极大，他曾模仿爱伦·坡《旁注》的形式和主题，以“火箭”“卫生”“火箭·暗示”为小标题，写了许多随想式的文字，后来又以同样的形式写了《赤裸的心》。“赤裸的心”这一标题本身就借自爱伦·坡的作品。波德莱尔逝世后，这些文字被朋友整理后发表。

《赤裸的心》形式简单，但内容广泛，其中既有对人对事的记录，又有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评论，当然，更多是剖析自己的内心。它与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和兰波的《灵光篇》有相似之处，但比《思想录》简洁，比《灵光篇》更格言化。《赤裸的心》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，它只是波德莱尔的写作素材。波德莱尔曾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要用这些素材写一本书，1862年，他甚至与出版商黑泽尔签订了此书的合约。遗憾的是波德莱尔直到逝世也没把书写出

来，不过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出现在《恶之花》和《巴黎的忧郁》当中。

波德莱尔晚年在文坛上功成名就，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安宁。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和接连不断的催债账单使他想逃离法国。1862年底，刚买断他版权的出版商马拉西斯破产，更使他陷于困境。他打算去比利时考察艺术画廊，然后写一本关于艺术的书，但一直拖到1864年4月才动身。到比利时不久，他就写信给《费加罗报》，说要给他们写稿，可后来并没有写，因为他发现比利时比法国更令人难以忍受。他以轻松的笔调和讽刺的口吻写了一些短诗，嘲笑比利时的狭隘、闭塞和缺乏个性。这些诗后来以《比利时讽刺集》为题发表。波德莱尔在比利时期间还收集了许多的剪报，作了大量的笔记，准备写一本关于比利时的书。他在书名的选择上犹豫再三，后来终于决定用《可怜的比利时》。这些笔记分两部分，前一部分是“简介”，后一部分为“注释”，是前一部分的补充和说明（后一部分极大地重复了前一部分，故本书只收录了前一部分）。由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这本书没能完成，但从材料上看，他对比利时的蔑视和仇恨几乎到

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极其尖刻地嘲笑和抨击比利时的方方面面，偏激得有点过分。专家们分析，这与波德莱尔当时的处境、心情和身体状况有关。波德莱尔在比利时举办了一些讲座，但很不成功，这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；他与比利时出版商的合作计划一再受挫，最后流产；更糟的是他这时的健康每况愈下，病情越来越重，后来只好回国。1866年，他病情恶化，后瘫痪，次年死在医院里。

波德莱尔继承、发展和深化了浪漫主义，为象征主义开辟了道路，同时，他的诗中又闪烁着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光彩。就格律的严谨和结构的明晰来说，他可以说是古典主义的追随者；就题材的选择和想象力的丰富来看，他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；就意境的创造和表现手法的综合来看，他又是现代主义的开创者。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他的诗拥有各层次的读者，并使他成为许多流派互相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，被冠以颓废派、唯美派、古典派、巴那斯派、写实派等许多帽子，象征主义、超现实主义也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先驱和鼻祖。

《巴黎的忧郁》是一部散文诗，也可以说是一部散文形式

的《恶之花》，它大大地重复了《恶之花》的主题和内容，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那样，它“仍然是一部《恶之花》，但具有更多的自由、细节和讥讽”。由于散文诗形式比诗歌灵活，比诗歌更能自如地反映社会的畸形和丑陋，所以波德莱尔想尝试一下这种当时还很新鲜的形式。早在出版《恶之花》之前，波德莱尔就已开始发表散文诗，但大部分散文诗是在1855年后的七八年间写成的，直到诗人死后才由友人结集出版。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初以《夜之诗》为题在报纸上发表，后又改名为《小散文诗》《散文诗》，诗也逐渐增加。波德莱尔原想写一百来首散文诗，但由于有的诗遭到编者的反对，所以最后只写了五十首，以《巴黎的忧郁》为总题出版。波德莱尔在这些诗中倾注了许多心血，且十分挑剔：“啊，这本《忧郁》多么可怕！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！我对其中的某些部分仍不满意。”

《巴黎的忧郁》看起来似乎缺乏整体感，结构松散，无头无尾。其篇章的排列似乎是随意性的，但诗人却在开篇中辩解说：“这本书，不能说它没头没尾，这样说是不公道的，因为，恰恰相反，书中的文章同时互为首尾。”诗人

在巴黎街头漫步，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及幻想：他看见孤独的老妪想跟婴儿亲热，却吓得婴儿大哭大叫（《老妪的绝望》）；戴孝的穷寡妇克勤克俭，拼命省钱（《寡妇们》）；可怜的艺人在街头卖艺（《街头老艺人》）；两个穷孩子为一块面包而争得你死我活（《糕点》）；一个四十来岁的穷人拉着一个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咖啡馆（《穷人的眼睛》）。诗人看到的是一个贫富悬殊、欢乐与痛苦对立的巴黎，所以他猛烈地抨击这个社会，借驴子与人的故事辛辣地讽刺那种奴颜婢膝的民族性（《爱开玩笑的人》）；借狗与香水瓶的故事对资产者庸俗的口味表示了极大的鄙夷；借假钱币的故事嘲笑小市民的精明。他痛恨这个社会，诅咒和讽刺这个充满俗气的社会（《仙女的礼物》）；他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，在这个城市中处处感到孤独，“我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姐妹，也没有兄弟”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位于何方。他像公园中的一尊雕像，“没有爱情，也没有友谊”，孤独而伤心。他想离开这个城市，到那个宁静、梦幻般美丽的理想乐土上去（《遨游》），到“充满了哀伤的歌声、拥挤着各民族的壮汉……停泊着许多船只”的港口去（《头发中的半球》），到“一块富饶、美丽、充满希望的陆地”

上去（《已经》），“哪儿都行，只要在这个世界以外”（《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》）。

《巴黎的忧郁》虽然用了较多的篇幅写实，但也有不少篇章是用来玄思的，他习惯于在黄昏时分沉思和想象（《艺术家的悔罪经》《黄昏》），他描写鸦片酊和雪茄给人带来的幻觉（《双重屋》），他觉得梦境中的乐趣是现实生活所无法给予他的，计划本身就有足够的乐趣，所以无需将它付诸实施（《计划》）。他渴望梦中得到过的爱情、财富和荣誉的诱惑（《诱惑或情爱，财富与荣誉》）。诗中还出现了一些似真似幻的人物，如《绳子》中孩子的母亲，《比斯杜里小姐》中的那个神秘的女人。在《情妇肖像》中，波德莱尔更集中笔墨，通过四个男人的嘴，描述了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。但这些美丽善良的女人不是早亡，就是遥不可及，所以诗人不得不从丑陋的女人身上挖掘“恶中之美”（《纯种马》）。那个蚂蚁、蜘蛛和骷髅般可怕的“她”，“如此温柔，如此热情”，具有一种时间和爱情所无法摧毁的内在魅力。可惜波德莱尔的骨子里又有一种对女人的仇恨，因为他被女人伤透了心。所以他有时对女人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开枪崩了她们（《彬彬有礼的射手》）。